



現代戲劇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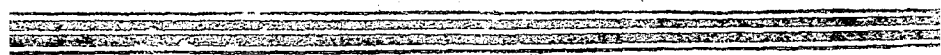
長恨歌

張道藩主編

趙循伯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美國國會圖書館 惠存

劇 本

古城烽火
戰時戲劇講座

黑字二十八

新型街頭劇集
抗戰獨幕喜劇選

從軍樂

表演藝術論文集

反攻勝利

自救

等太回來的時候

面子問題

通輯書

民族女傑

自由兄弟

衝出重圍

生死線

聖戰曲

老教師之夜

厓山恨

江南春

燕市風沙錄

收復南京(平劇)

顧一樵編
國立戲劇學校編

宋之的編

曹禺編

沈蔚德編

沈蔚德編

王思曾編

余沉編

國立戲劇學校編

趙清閣著

張道藩著

丁西林著

老舍著

殘痕著

沈蔚德著

江流著

趙如琳著

陳啓肅著

邱楠著

蕭左明著

趙循伯著

馬彥祥編

王夢鷗編

徐筱汀編

三角五分

一元三角

五角

一元一角

四角五分

一元

一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一元九角

一元七角

一元六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一元四角

(書目繁多函索目錄即寄)

正中書局印行

總局：重慶中山一路二四二號

分局：各大都市

教育部命敬贈
中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奉
民國卅五年二月

現代文藝叢書總序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其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書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能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能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爲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繼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且力事模仿，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緝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即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正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賦。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次

目

第四幕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

恨

歌

二

本劇之作者保留本劇之轉載，演出，翻譯，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個人或團體，應請事先徵得作者同意。

本劇作者通訊處如下：

(一)重慶中山一路正中書局總局轉

(二)重慶臨江路二十九號中國植物油料廠轉

夏間，偶翻舊書，得讀命平伯先生詩，長恨歌及長恨歌傳，讀之，引歌傳之言，重翻舊書案，大意有以下八點：

(一) 歌首句即言「漢皇好色思傾國」，「明言明皇不負貴妃，負國家耳。」

(二) 當時六軍譁變，玉環似被劫辱。故釵鈿委地，錦襪脫落。明皇則掩面反袂，有所不忍見，其爲生爲死，均不得而知之。故歌曰：「君王掩面救不得，」傳曰：

「反袂掩面，使牽而去。」

(三) 其人既杳，自不得不另覓替死鬼之一蛾眉，「伴可上覆君王，下安六軍。陳元禮雖識貴妃，然既遇兵變而不能約束，故只得裝聾作啞，含糊了局。」

(四) 迴鑾改葬，始證實其未死。傳中對此一字不提。歌中則明言：「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五) 歌傳言訪問之跡，極其奇詭。傳曰：「旁求四虛，」歌曰：「兩處茫茫皆不見，」明言未曾升仙作鬼，仍在人寰。又曰：「山在虛無縹緲間，」猶云此一人

間一景。一其中綽綽多仙子，似羣雌雉。唐之女道士院，跡近倡家，非佳語也。一中有一人字太真，上交肅言仙子，此又明明點出「人」字。「雪膚花貌參差是」，似方士未往之前，已有人見之矣。

(六)方士之見太真，歌傳皆言值其睡起之時。歌中既曰：「夢魂驚」，「復曰：「雲鬢半偏」，「花冠不整」，又似釵橫髮亂，頗有弦外之音。

(七)方士攜回之鐵證有二：一爲金鈿盒，二爲天寶十年密誓之語；釵鈿可用「翠鈿委地無人收」爲詞。密誓方士焉得而聞。

(八)玉環以貴妃之尊，不免有風塵之劫。故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言其恥辱終古不泯。

俞先生以爲若非珍奇之事，一歌或一傳已足，不須重牀架屋，歌之不足，益之以傳，難曉有難言之隱，歌傳並存之意，其故有三：一歌之作意，非傳不明，「一也」；「事既隱曲，以散文敘述較爲明白。」二也；「傳奇文體，其時正爲流行。」三也；「暑中揮汗，本俞先生之發明，又參考其他有關文獻，而成此劇。蓋俞先生以「所謂長恨，乃國家之恨；非僅明皇貴妃燕私之恨。」考當時李輔國猜忌明皇，逼遷於西內；流高力士於巫州；勒令陳元禮致仕；明皇以一代英主，天寶之亂既不能保全妻子；暮年復受制於家奴；家國之間，莫非恨事！設玉環果在人間，則覆水難收，壺闌遺玷；而明皇又臻老境，佗憐頹唐；其恨

又將如何！

此劇寫法，除以俞先生對於長恨歌及傳之傳疑爲根據外；一切多據有關史料。但求加重戲劇成分，適合舞臺條件計，亦偶有以下之改動：

(一) 網鑑載楊國忠妻及虢國夫人爲陳倉縣令薛景仙所殺。此則一併改爲亂兵所害。

(二) 網鑑載明皇分綵與將士作資糧事，其他係在扶風，此則改至馬嵬。

(三) 網鑑載郭從謹進諫明皇，國忠市胡餅，人民獻饌飯等事，均在咸陽。此亦改至馬嵬。

(四) 太真外傳載明皇曾戲謂秦國夫人：「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饌頭。」第二幕亦引此事，但改爲韓國夫人。(此時秦國已先死。)

(五) 太真外傳載：「烏啼花落，水綠山青，」係明皇對張野狐語。此改爲對韋見素語。

(六) 「虢國夫人承主恩」一詩，太真外傳引爲杜甫作。按乃張祐的詩。祐與杜甫同時，時代較晚。故仍依外傳，切合時代。

(七) 「梨花院落無人見，閒把甯王玉笛吹」二句，亦爲張祐作。此改爲不提作氏姓氏。

以上爲略與正史野史出入之點。總之，無非搬演長恨歌中一段故事；事之可據與否？

唐時作長恨歌傳之陳鴻已云：「余非開元遺民不得知。」時至今日，年代更遠，當更「不得知」也。

八二六週年，趙德胤所於陪都南郊。

本劇參考材料

- 好時光
- 妾薄命
- 清平詞（三首）
- 佳人詞（太真）
- 哀江頭
- 哀玉孫
- 長恨歌
- 長恨歌傳
- 宮詞（一首）
- 高力士傳
- 梅妃傳

- 唐·玄·宗
- 唐·李·白
- 唐·李·白
- 唐·杜·甫
- 唐·杜·甫
- 唐·杜·甫
- 唐·杜·甫
- 唐·白居易
- 唐·陳·鴻
- 唐·張·祜
- 唐·郭·溫
- 唐·曹·鄴

楊太真外傳

袁王綱鑑合纂（第二十卷至二十三卷）

長生殿

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二號）

宋·樂史

明·王世貞·袁寶

清·洪昇

現代·俞平伯

本事

一、唐玄宗李隆基以藩王入踐大位。開元初任用賢相，淳風美化，塞盈區宇。中年徵歌選色，逸志漸萌。開弘農楊氏女美，命高力士度入大內爲女道士。女名玉環，隆基第十八皇子壽王之妃也。越五年，更冊壽王妃韋氏，隆基旋亦冊玉環爲貴妃。妃雖不樂金枷玉鎖之生活，然性格軟弱，一任命運播弄而已。

二

隆基得玉環後，六宮愛寵，集其一身。姊妹兄弟，列土封爵。其姊三人，均有國色，並擅恩寵。玉環亦漸習於皇家之奢侈淫逸，處之宴如也。隆基復以其兄國忠爲相，專權亂政，與安祿山有隙，激之叛。時隆基荒淫酒色，不問國事。天寶十五年六月，潼關失守，始大懼。國忠首倡幸蜀，遂與貴妃姊妹及妃主王孫等倉皇西狩。

三

越二日，次馬嵬。糗糧未備，人馬困乏。國忠自市胡餅獻帝，人民亦爭獻糲飯，皇孫等以手掬食，頃刻而盡。扶風父老郭從謹諫帝，以天下之亂，皆不納忠言所致。隆基溫慰而遣之。

時將士飢疲，陳元禮懼兵亂，以禍由國忠，欲誅之以謝天下。會吐蕃使者見國忠，訴乏食。軍士謂國忠與蕃人謀反，殺之。兼及楊氏姊妹家屬。玉環亦被亂兵劫去，不知所往。

國忠雖死，六軍猶未肯解圍。乃陳宮女屍僞作貴妃亂兵始信。然乏餉，尙流言不遜。適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隆基乃召將士，分綵以作資糧，命各還鄉里。衆咸泣，流言始息。遂布署作行計。

四

隆基入蜀後，太子留守討賊。旋即皇帝位，尊隆基爲太上皇。越二年，關中平定。隆基自蜀返，居西京之南內。物是人非，極目傷懷。宦官李輔國與張皇后懼隆基復辟，猜忌特甚。隆基愈伶憊頹唐。初隆基以馬嵬之變，玉環生死未明，疑其尙在人間，同變後曾遣臨邛道士殷勤探訪；然茫茫塵海，芳踪杳然，徒增思慕而已。嘗於寢殿秋夕，孤燈獨對，聽民間遙唱天寶舊曲，召之至，則新豐女伶謝阿蠻也。閒話亂離，不禁愴愴。旋臨邛道士入

長

歌

歌

八

宮進獻金釵鈿盒，奏已於蓬萊仙境得貴妃消息，並轉奏貴妃所告天寶十年密誓。隆基雖不忘故劍，惟天上人間，無緣重聚。方懷念間，高力士入奏李輔國將逼遷上皇入西內禁宮。英雄垂老，受制家奴。美人消息，悵望雲天。於是家國之間，莫非恨事矣！

人物表

永新 念奴 楊玉環 李瑁 李隆基 高力士 楊國忠 韋見素 執戟衛士(二人) 陳元祿 韓國夫人 饒國夫人

人

物

畫

九

二	二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三幕	二幕	三幕	三幕	四幕	四幕	一幕	四幕	三幕

長

領

歌

將校(三人)

郭從謹

亂兵(數人)

內監(二人)

謝阿蠻

男女歌者(數人，不出場)

隱邪道士

10

三

三幕 三幕 三幕 四幕 四幕 四幕 四幕

第一幕

天生麗質難自棄，
一朝選在君王側。

時間

唐玄宗天寶四年七月七夕。

地點

長安大內太真宮。

人物

永新 宮人。年近三十歲。

念奴 宮人。年約二十歲。

楊環 (太真) 太真宮女道士。年二十七歲。豐容盛鬋，穠纖合度。喜着綠，性習

穎。當女道士時，號太真。喜穿黃色衣服。

李瑁 唐玄宗第十八子，封壽王。年與玉環彷彿。容貌清俊，只知享樂聲色大馬肉

長恨歌

風流王子。

李隆基

大唐皇帝（玄宗），又稱明皇。年六十歲。修偉，美鬚髯。望之如五十許人。自從二十七歲即位，三十三年以來，初期勵精求治，四內昇平。可惜這時已是治極亂萌，變成淫逸怠荒了。

高力士

宦官。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年五十九歲。臨蕃邸舊人，善於趨承人意。

布景

太平盛世的長安。

皇宮裏面，嘉木扶疏，幽篁掩映，聳立着飛閣流丹，雕闌玉砌的太真宮。

靠東邊一間客室，後面及左面均爲長窗。後窗開着，窗外一株柳樹，臨風搖曳。從窗外望，眉樣新月在淡得看不見的銀河旁邊，斜斜地掛着。右方有經案，上供道家偶像，經卷，長明燈，香花……之類。旁有門，珠簾深垂，通內室。壁上掛琵琶及古樂器一二種。左門通外面迴廊，廊上懸紅紗燈，將檻外樹影如畫地映在窗上。中置圓檯，上陳瓜果，宮燈，香爐……等。爐烟微裊，燭影搖紅。左窗下有長矮花檯，置盆景及盛開盆花數種。經案及兩檯側，置數椅。

七夕黃昏後，大內的空氣無比的清澄，幽閒。只有遠處梨園子弟的絲竹之聲，時斷時

證；可是也低到幾乎聽不出。幕啓時，永新獨自在那檯上的瓜果，幕後有人喚：永新

永新姐，由遠而近。左衛王現出快步的人影，念奴持着針線從左門進來。

念奴（仍然在喊）永新姐姐。

永新（擺瓜果）嗯。

念奴（你在這裏，怎麼不答應？）

永新（擺好瓜果，嘆一口氣。）誰請你這樣失魂落魄的叫。姑娘，說你大不算大，說小

也不算小，整天就這樣蠢蠢懂懂的

念奴（擦着嘴）誰像你總有滿腹心事。（瞧檯上）姐姐，這些瓜果真好看。

永新（不要動手。）（岔開她）有什麼事嗎？

念奴（聽說秦中的風俗，今天晚上要在月光底下穿針乞巧，（拿針線給她看）有不有這回

事？）

永新（接過手，放下。）（話是不錯。不過，像我們作宮人的，巧不巧也不要緊。

念奴（為什麼？）

永新（小妹妹，你年輕，你還不懂！（想）我從開元十九年入宮，如今天寶四年，整整十

四個年頭。（感慨係之）入宮的時候纔十六歲，今年三十歲了！十四年前是宮人，

現在還是宮人，再過十年，二十年，恐怕也是宮人！乞了巧來有什麼用處！

念奴

(不信)難道說一生一世就監禁在皇宮裏。

永新

差不多。不過，皇上要是高興，也有重見光明的一天。開元二年八月就放出不少，但是年紀盡在四十歲以上。現在，假如又有皇恩大赦，不用說，你沒有分。

念奴

(學她口氣)就是姐姐，也未必有分！

永新

(不管她)那時皇上還即位不久民間謠傳又要選女子充實後宮了；料不到那一次反而赦回去一大批。

念奴

那時候皇上倒聖明得很！

永新

(閒話當年)開元初期和開元後期的皇王，看是前後判若兩人！皇上那時每天勤理朝政，對於聲色大馬，一點不愛。有一天，宰相說皇上比從前瘦了，你猜皇上怎麼說？

念奴

(頑皮地)我又不是皇上。

永新

皇上說：「朕雖然瘦了！但是天下肥了！」這不是聖明天子纔如此說法嗎！但從開元二十八年十月起，就漸漸不對了

念奴

你是說從太真娘子到這裏來起？

永新

一點也不錯。連自己的兒媳婦也看上了的人，還有什麼事不敢作。從那個時候起，皇上就越來越昏了。

念奴 奇怪！我也是那年冬天進來的。（突然擔憂）姐姐，我們究竟幾時纔能夠回家去？

永新 誰知道呢？你如今該明白巧不巧和你不相干了！

念奴 （感懷身世，抱永新而哭。）不，不，姐姐，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永新 （撫慰）好妹妹！好妹妹！

玉環 （同時楊玉環掀簾而出，看見念奴哭，便從永新懷裏拉了過來。）

玉環 告訴我，好妹妹，誰欺負你？

念奴 （嗚咽）

玉環 生了永新姐姐的氣？

念奴 （搖頭）

玉環 （爲她拭淚）快別哭，當心織女生氣，來世變個傻子頭。

永新 小妹妹就因爲乞巧惹哭的。我告訴她作宮女的人，縱然巧——一百歲也是宮女！

念奴 太真娘子，永新姐姐的話對嗎？

玉環 不對，本朝的武媚娘不是作到大周金輪皇帝嗎！（向永新）小妹妹天眞得很，你道

是何苦來！

永新 我也知道自己不好，但這種壞脾氣，總改不過來。（拉過念奴）小妹妹，你生我的

氣沒有？

念奴

（天眞地）沒有！其實宮裏也挺好玩的，不過，想到不能回去，有一點心酸罷了。

玉環

真是小孩子！（頓）永新姐姐，你也放達觀些，不要妄自菲薄了！（至窗前，遠處有簫聲。）嗟！今夜景色真好！記得春兩句詠七夕的詩：「一水橫波漢影流，萬國女兒情！」這十個字真把天下女孩兒的心事說盡了！

念奴

（感動）萬國……女兒……情！……

永新

尤其是像我們——

玉環

又來事！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走回經案前）前幾天皇上命高力士送來一首詞，名叫好時光，說是特爲我作的。剛譜了出來，我們來唱唱，好不好？

念奴

好！好！

永新

讓我先看看譜，恐怕不會唱。

玉環

還不是抄改了幾句舊譜。永新姐姐，你太客氣了。（檢出歌譜，遞與二人。又向壁上取下琵琶，坐下彈着。）永新取拍板。念奴舞。三人一同歌唱：

好時光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
漫倚傾國貌，嫁取個，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辜負，好時光！

唱到末兩句，壽王李瑁悄悄地從迴廊走進來。

李瑁（擊掌）好極了！好極了！

王環（故意）啊！王爺，什麼時候進來的？怎麼我們不知道！（立起來，頓手將琵琶掛

壁上。）

永新（禮）王爺！

念奴（禮）王爺！

李瑁你們到外面去。（坐）我要同太真娘子談談。

永新是。（退）

念奴是。（退）

李瑁（看歌譜）好詞！好香艷的詞！一定是父王送你的。（鄙夷）情郎倒是有情郎，可

惜一點也不少了！

玉環（搶了過來，挾在經卷內。）王爺說話請留神一點，這可不是壽王府，再說——

李瑁再說你也不是壽王的妃子，（重）如今是太真娘子了！

玉環看王爺的神氣，今天存心來和我過不去的。

李瑁不敢！不敢！（本心話）好久不見你了，今晚進宮與父王請了安回來，一路看見宮

人們盡在祝告牛女雙星。想起我們別後，快五年了！不是比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佳

期。還要遠遠嗎！（指瓜果，深情地。）玉環，你也在祝告雙星麼？

玉環（舊恨新愁）是的，自從離開王府，快五年了！（冷笑）管它壽王府也好，太真宮也好，在我楊玉環不全是這樣嗎！

李瑁（原諒她）不，不，玉環，我明白你五年前離開我，不是你自己的意思；那是該死的高力士對父王說，你生得如何好看；父王纔有華清池賜浴的下流舉動！父王纔授意要你進宮當女道士！

玉環 就算是如此，王爺敢將皇上怎樣？

李瑁 現在不敢怎樣，哼！將來，可就難說了！你知道開元二十五年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為什麼被殺！那就是我的母后同駙馬楊洄，宰相李林甫定的計策，好立我作皇太子。事實上有希望的也只有忠王李璣同我。不料一年之後，父王偶然間及高力士，（切齒）又是這該死的奴才，勸父王最好立年紀長的忠王，免得後來我們弟兄之間相爭。爲了他一句話，便將我已經到手的皇太子，輕輕巧巧地斷送了！（重）總有一天要這個老奴才知道我的利害！

玉環（提醒他）可是武惠妃娘娘已經死了！

李瑁 不要緊，還有李相國幫着我。

玉環（故意逗他）那麼，王爺作了皇太子之後呢？

李瑁

（興奮地立起來）那我就可以繼承大位。前朝的武則天還是太宗皇帝的才人，何況，你從前名正言順是我的王妃！

玉環

不要一相情願的夢想：王爺有福氣作皇帝，假如我沒福氣作皇后，在王爺還未即位前就死了！又假如皇上活到八九十歲纔宴駕，那時我也老了，王爺也老了，又假如……

李瑁

玉環，沒有一假如……我不許你說「假如」！

李瑁

（也立起來，笑）怎麼着？未來的皇帝就管起未來的皇后說話了！

李瑁

玉環，你不要嘔我！請你了解我！

玉環

不佩服而談論我的王爺，我不但了解你，也了解你的父王。從歷史上看來：你們作皇帝的，多數是專橫無道，淫虐無情的人物。可以隨便殺死一個無罪的人，可以在意玩弄許多純潔的女子。有時也行些小恩小惠，好讓百姓們歌功頌德；好讓你們的御用史官記載下來，傳諸後世。有幾個偶然在即位之初，忽然神驚感動，立志想作一個有道明君。就譬如本朝的太宗皇帝，貞觀的善政，爲三代以還，未曾有過。又如你的父王，開元三十餘年之間，政如冰霜，四海昇平。行人不持寸鐵，可行萬里路。但，結果如何！好像狐狸精喝醉了酒，尾巴便露出來了！天下稍稍太平，他們也荒淫無道起來！有時，爲滿足領袖狂，色情狂的慾望，親如父子兄弟，也在所不

廟！太宗皇帝不是殺掉太子建成，齊王元吉，逼着高祖皇帝禪位嗎？不是將齊王的妃子楊氏納進宮去，還同她養了一個皇子嗎？（進前一步）王爺剛纔不是說過，高宗皇帝還敢於將太宗皇帝的才人武媚娘立爲皇后嗎？你的父王不是也將我度進太真宮來當女道士嗎？這種作風，大概就算是你們皇家的一貫之傳罷！

李瑁

（道着隱微，頹然坐下。）那是先皇和父王不好，你可不能怪我！

玉環

至於王爺，憑良心說，自從開元廿三年十二月我選進王府起，到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召進太真宮止，這五年的歲月，在王府無數的宮嬪當中，王爺是最寵愛我的。但這種愛法，和王爺愛珍玩寶玉，有什麼不同！和王爺愛駿馬獵狗，又有什麼不同！我不是王爺的什麼愛人，只算是王爺的一件珍玩，一個奴隸，供王爺高興時玩弄罷了！

李瑁

（冷笑）我今天纔知道你從來不曾愛過我！倒要請教你愛的是誰？

玉環

（坐）我什麼人也不愛！

李瑁

不見得罷！

玉環

王爺的意思說我愛你的父王。不錯，自從華清池賜浴以後，你父王爲名分關係，怕人議論，讓我在太真宮度了五年幽靜的女道士生活；皇宮的人尊稱我作「太真娘子。」這種意外的榮幸，確實可以引起一般妃嬪的嫉妒。可是，誰知道我反而難過

李瑁
玉環

（諷刺地）難過！高興還來不及呢！

唉！王爺以爲我是羨慕虛榮的人嗎！五年來你父王的恩寵，絲毫沒有放在我的心坎上。我的看法是：從壽王的府邸遷入大唐皇宮，只不過像是貨品移轉了一個地方，奴隸改換了一個主人；娼妓變更了一個客人罷了！你們皇家的暴力，可以搶走一個弱女子的軀殼，卻搶不到我的心！

李瑁

（勃然而起）豈有此理！

永新

（窗外人影幢幢，迴廊上足音窸窣。）

永新

（在內）高麗駕到！

玉環

（李隆基羅巾便服，緩步而入。高力士，永新，念奴隨後。陸基至圓榻前坐。）

李瑁

（禮）父王。

陸基

都起來罷。

玉環

謝陛下。

李瑁

（立。惶懼不安。）

長

恨

歌

隱基 (向李瑁) 你是來作什麼的？

李瑁 (腳踏地) 臣……

力士 (面面顧到) 臣方才在寢宮聽十八郎說，王府新死了一個姬人。(向玉環) 想是請太真娘子超度？

玉環 (見風使帆) 王爺雖是如此說，臣未奉陛下旨意，不敢作主。

隱基 (輕描淡寫) 死一個姬人，犯得着小題大做嗎！

力士 (意在言外) 十八郎倒是多情種子！

隱基 (明白) 也難怪你！自從太真立志修道，快五年了。也應該再給你冊立王妃纔是，高力士，有相當的人選沒有？

力士 臣聽說左衛中郎將軍韋昭訓的姑娘，容貌品德都很好。(視李瑁) 就是怕十八郎不中意！

李瑁 (急) 臣不願冊立王妃！

隱基 胡說！冊立王妃也由得你自己主張！高力士，明天就命韋昭訓將女兒送進宮王府去；回頭，再命翰林學士草一道冊立王妃的詔書。加重，明天一定辦好！

力士 拜領聖旨。

玉環 (嘲) 王爺還不謝恩嗎？

李璟（狠狠看她一眼）臣拜謝聖恩。

隆基（這纔是道理。快回去，準備明天的事。）

李璟（無可奈何，快快而退。）

隆基（李璟這個奴才的心事，朕也明白。（讀賞）玉環，玉環，只怪你生得太美了！

玉環（愛嬌的頑皮）陛下，這怪得臣嗎？

隆基（拉她進前）從前朕寵愛的只有武惠妃，不幸早死了！（向力士）十年前高卿出使

嶺南，選了江采蘋歸來，朕的心得了幾分安慰。五年前，高卿又對朕說，壽王的妃

子楊玉環比采蘋更美，向玉環開元二十八年十月，朕得幸溫泉宮，特地將你召

來，賜浴華清池，當時的情景，你還記得麼？

玉環（嬌羞）陛下，過去的事，提它作什麼！

隆基（神往）那是朕至死也不會忘記的！在華清池外面，朕看見你出浴後的姿態：你那

粉裝玉琢的身體上，真覺得有薄薄一層紅綾，隨着輕快的飄逸的步子，身段好像柔

媚的春水。你那雪白的腳踏在青玉鋪成的甬道上，像片片美麗的蓮花。那紅綾披風

長長的拖在身後，像天空爛炫的晚霞，隨風而逝。

（念奴欲笑，暗向玉環作一鬼臉。永新急以目光止之。）

玉環（更羞）請陛下不要說了！

陸基

（拉緊一點）從此朕就不願離開你了！所以，纔命高力士度你進太真宮來，說是你自己的意思，要作宮庭的女官。這一來，朕就可以天天和你見面了。朕得了你，好像得着了寶貝！武惠妃算得什麼！江采蘋又算得什麼！朕要是沒有你，這三十年的皇帝，真算是白作了！

玉環

（婉諫）陛下的聖德，不要爲一個婦人犧牲！

陸基

怕什麼！本朝高宗皇帝時，有個大臣名叫許敬宗，他說得好：「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麥，也要想換一房妻子。堂堂的皇帝立一位皇后，關旁人什麼事！」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多選一兩個妃子，有什麼了不得！高力士，你說對不對！

力士

陛下說的話還有錯嗎！

玉環

（有意地）不過，臣侍奉過壽王呢！

陸基

（放開她）哈！你說什麼？侍奉過壽王有什麼要緊！不是就要將韋昭訓的女兒給他作妃子嗎！（向力士）你覺得玉環的話是什麼意思！

力士

臣想太真娘子怕的是在禮教上說不過去。

玉環

陛下不怕大臣議論！

陸基

（決心地）朕因爲怕人議論，一直考慮了五年！朕六十歲了！「人生幾何！」現在朕不管了！禮教！禮教是聖人造來管老百姓的！朕說的話，就是法典，就是禮教！

力士
陸基

朕意已決，朕要冊立玉環作貴妃，高力士，你想大臣們誰敢反對！
這是陛下家裏的事，陛下高興怎樣，就怎樣辦。再則，本朝有的是好榜樣。

哈！哈！你指的高宗皇帝立武媚娘爲皇后的故事，你真聰明，回答朕像李勣回答高宗皇帝一樣！那時候，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不是開國元勳，便是太宗皇帝託孤的顧命大臣，也奈何高宗皇帝不得！何況，朕的宰相李林甫也說：「如今明君在上，大臣恭順之不暇，何用多言。諸君看見宮門外排班的御馬沒有？飼的是三品官的食料，要是不知趣，亂叫一聲，便牽去不用；就追悔不及了！」如今的大臣，沒有一個有長孫無忌褚遂良的聲望，他們都像御馬一樣，不敢亂發議論的！」（向玉環）不過，玉環，朕未曾立你作皇后，恐怕太將你委屈了！

玉環

陛下說那裏話！臣非封之妾，得侍奉君王，已屬萬幸，敢作非分之想。

陸基

（指窗外）今晚是七月七，牛郎織女已經聽見朕的話了！等到八月五日——朕的千秋節那一天，一定冊封你作大唐天子的貴妃娘娘！

玉環

（禮）臣拜謝陛下的恩典。

陸基

（扶）不要「陛下」「陛下」的叫了，叫朕「三郎」罷。

力士
永新
念奴

（禮）給陛下和貴妃娘娘賀喜！

（笑容可掬）起來！起來！（牽着玉環的手）噯！五年的心願，如今算快要達到
了！高力士，時候不早，隨朕回宮去。

力士 是。

玉環 （禮）拜送——陛下！

永新 念奴隨後同行禮。

隨基 （笑）又是——陛下！

玉環 （風情地）那麼，三郎，玉環不送了！

隨基 哈！哈！哈！哈！（同力士退）

（玉環凝立如有所思。）

永新 （驚嘆）這不是作夢罷！

念奴 （雙手執玉環之袖）太真妹子，（急改口）貴妃娘娘，你真要進皇宮裏去了！

（同永新）永新姐姐，不會是夢！這樣的事我已料到了！（向念奴）念奴妹妹，我
就是進宮，也要奏請皇上將你們召進宮裏去的！（挽緊念奴手，獨白。）夢，十年
前還沒有進王府，真的！我常常作夢！（輕）是一個美妙的，像彩虹似的少女的夢！
（重）我夢着我有着光明的前途，（稍重）有如意的郎君，共同過着美滿的生活（更
重）可是在開元二十三年，一個陰慘慘的冬天，我選進壽王府去了！（輕）我的好

夢醒了！（更輕）金色的幻想也完全毀滅了！（平）五年來雖然嬌貴；但是，並不快樂的王妃生活過去了！（重）五年來雖然幽閒，但是，並不清靜，並不愉快的女道士生活，也快過去了！（稍重）好像一場可怕的惡夢！（輕）如今又要作貴妃娘娘了！又要過金枷玉鎖的生活了！誰知道又是什麼夢呢！（更輕）誰知道又是什麼夢呢！

念奴 貴妃娘娘，你怎麼啦！

永新 貴妃娘娘，你不要太興奮了！

玉環（凝神地一字一句）我——知——道——又——會——是——一——個——可——怕——的——夢——！

長

調

歌

一八

第二幕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時間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隔第一幕一年）

地點

唐宮的一間偏殿。

人物

楊國忠

右丞相兼文部尚書，司空，遙領嶺南節度使等職。年約五十歲。原名釗。貴妃的從兄。爲人強辯，輕躁無威儀，裁決政事，獨斷獨行。對公卿大夫以

下，皆頗指氣使，驕蹇不堪。

章見素

左丞相。年約七十歲。庸懦之和事老人。

高力士

加封驃騎大將軍。較第一幕蒼老。陰沉。

執戟衛士 二人。

陳元禮 右軍龍武軍將軍。年約五十歲，剛強敢言。

韓國夫人 貴妃的從姊。年過四十歲，猶有徐娘風韻。

魏國夫人 貴妃的從姊。年約三十八歲。談笑風生，白皙，麗麗，如三十許人，不施妝粉，喜着淡素衣飾。

楊玉環 貴妃。較第一幕更豐艷一點，性格也明快一點。皇家生活，彷彿有「駐顏術」似的。

李隆基 十一年來，沉緬在酒色當中，形貌顯然蒼老鬚髮斑白。但仍保持樂天的太平天子風度。

永新 較第一幕蒼老。

念奴 較第一幕稍稍豐滿。

布景

唐宮裏一間偏殿，右通宮外左通內庭。

通宮外一面，遠處檜柏森森，戟影林立。上石級數武始達殿內。兩階龍柱參天，外襯雕闌。左後兩方，塗椒的畫壁上用金玉嵌成各種圖案。青瑣的窗櫺，用精美的碧紗作成。通內庭的一面，錦幔高懸，微露穹扉。幔外分立巨大燭臺一對。地上鋪華美的毯。

殿中設御座，稍偏又設一棹椅數，上置文房四寶及札奏。殿角隨意設盆景，盆花之類。這是皇帝燕樂的地方。大臣們也偶然在這裏治理國家大事。

第一場

午後好一會的光景，太陽照着檜柏的梢頭，在青天底下更顯得蒼翠。遠遠有執戟衛士二人，石像般地動也不動。殿內楊國忠，韋見素，高力士官服圍坐，議論軍國要務。

國忠（放下手中公文，得意洋洋）我早說過，安祿山成不了大事，現在如何！

見素（附和）有了第二次河北大捷，想來賊勢不足為患了。

國忠 去年十一月祿山初叛，朝廷十分震動。有人說他作亂的原因：第一，是我專權誤國；

第二，皇上寵幸貴妃，不理朝政；第三，虢國夫人賣官鬻爵；好像全是姓楊的在亂天下！（視力士）更有人慫恿皇上，命太子監國，御駕親征。當時，我就奏聞皇上說，現在作亂的只有祿山一人，將士全不思亂。要是天兵一到，近則半載，遠則一年，叛賊就會授首。

力士（冷冷地插一句嘴）賊兵不過小受挫折，勝負之數，尚未可定。楊丞相未免太樂觀了罷？

國忠 高大將軍的看法又不同嗎？（另拿起一分公文）安賊初叛，確有相當銳氣。平定節

虔使討常清大敗於武平關，東京失守。賊將史思明又攻陷常山九郡，太守顏杲卿罵賊不屈死了。不過，話又說回來，那是國家承平日久，武備太廢弛了。以後朝廷起用了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責成他們收復東京。又命名將哥舒翰老將軍爲副元帥，鎮守潼關，長安就穩如磐石，（重）從今年起，局面就好轉了。二月，李光弼收復了常山的七郡，擒賊將安思義。三月，河北採訪使顏真卿收復魏郡，河北招討使賀蘭進明收復信都郡。（加重）最滿意的是不久兩次大捷：四月，郭子儀，李光弼在九門郡大破史思明，收復趙郡，五月，又大破史思明於嘉山，收復河北十餘郡。將安賊老巢漁陽的道路，完全隔斷。賊兵將士有家眷在漁陽的都很動搖。安祿山恐慌得很，有棄了東京逃回范陽之意。（放下公文）這不是叛賊已快到日暮窮途嗎？高大將軍這還不可以樂觀嗎？

力士
兵法上說聞勝勿驕。東京還未收復；賊人在陝州也有重兵；我以為究竟還是腹心之患。

國忠
兵法也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早料安祿山必叛，已經有事實證明了。（譏）高大將軍從前也料到麼？

力士
（反唇相譏）楊丞相常常說安祿山會叛；那賊也湊趣，果然叛了！
國忠
（有些刺耳，立）聽高大將軍的意思，好像安祿山是我激叛的。

見素

（立·排解）安賊叛狀早露，從前我也對皇上說過，「此賊早遲必叛。」當然高大將軍主張用兵謹慎，也是很好。我們還是談正經事。

力士

我不過順楊丞相的話說着。皇上爲此次河北大捷，高興得很。等着要聽今後討賊的計畫；今晚宮內還預備大大慶祝一番呢！

見素

（換國忠入座）這個——似乎楊大人已經布置好了。

力士

可以請示方略麼？

國忠

正要談及，被高大將軍一岔，就忘了。（又拾起公文）賊將崔乾祐在陝州的兵，不滿四千，又盡是老弱之輩。我已經同章大人行文到潼關，催哥舒翰老將軍出戰，好恢河西道的陝洛二州。河北方面，也咨會郭子儀李光弼乘勝直追，直搗安賊老巢。

見素

（謙）這一切調度，全仗楊大人。見素多了幾歲，慚愧！慚愧！

力士

那裏！那裏！（也檢出一件公文）前幾天哥舒翰這一封奏章上說：「祿山必羸師勝我，若進，正隨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放下公文）似乎也有他的道理。倒不知已經出兵了！

國忠

哥舒翰當然也是小心謹慎。不過，要再是逗留不進，待賊兵恢復原氣，恐怕正是「墮其計中」。所以我又同章大人用五百里加急的公文，催他即日出國討賊！

見素 此事正要請高大將軍轉奏。
力士 哦！

（內鐘鳴一聲，衛士高聲傳報。）
衛士 （在內）龍武大將軍陳元禮到！

（陳元禮介胄佩劍，昂然而入。）

見素
力士 （立·迎）陳將軍！

國忠 （傲不爲禮）皇上沒有宣召，上殿幹嗎？

元禮 （拱手）三位大人，請問哥舒翰老將軍何故出關？

力士 聽楊丞相說，他是「奉命討賊。」

國忠 （拂然）陳將軍，你只管得龍武軍。討賊大事，自有宰相同中書令負責？

元禮 （不理他）奉誰的命令？（故意向見素）韋丞相，皇上有旨意嗎？

見素 （退縮）這是——楊大人的主張。

國忠 （大怒，拍案）陳元禮，（大聲）你太放肆了！

元禮 （按劍軒昂地）楊丞相，皇上有甚麼虧負楊家？你們一門：有一位貴妃，一位宰相，一位尚書。子弟親戚當中，兩位尚公主，三位尚郡主，三位封國夫人，恩榮可

算到了極點。你只知道一味把持朝政，粉飾太平。徵雲南的兵，屢次敗挫；你反而對皇上說打了勝仗。安祿山早有異心，事先不設法預防，反而百計千方激他生叛。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蔡陽、東京、常山、兗郡、河北河西四十餘州縣，全完失陷了，你也誑着皇上。最近纔打了兩個勝仗，就誇張了不得。潼關是長安的門戶，哥舒老將軍老成持重，恐怕利失，九重震動。你反說他逗留觀望，貽誤戎機，再三催他出戰。哥舒老將軍怕皇上說他年老膽怯，聽說出兵那天因為毫無把握，撫膺痛哭。像這樣軍無關志，能操勝算嗎？你說，賊兵只有四千老弱人馬，安知不是誘敵之計！（進前一步）萬一潼關有失，我看你如何擔待得起！

國忠（立，氣得發抖）陳元禮，你敢辱罵大臣！

元禮（逼進國忠）你敢同我去見皇上？

見素（插身進去）哥舒老將軍是河西名將，我想；潼關決不會失。

元禮（瞪他一眼）韋丞相，你怎麼會知道？

力士（撞開還沒有消息，倒自己先吵起來，這不是笑話嗎！韋丞相，你陪陳將軍先下殿去；我同楊丞相先將潼關出兵的事，奏聞皇上。應不應該這樣辦，聽皇上的旨意就是了。（挽國忠臂）走罷楊丞相！（同退）

元禮（不管見素，仍昂然下殿。）

見素（長嘆）皇上荒淫，貴戚專權，武將跋扈，國家——如何得了！

（舞臺轉暗）

（內奏輕揚而愉快的音樂，皇宮內狂歡開始。）

第二場

須臾，臺燈齊放。已屆次日黎明之前。上弦月將落，繁星滿天。殿上紅燭高烧，宮燈輝煌。殿中陳設亦換。偏左設一短榻。偏右御座前設一矮方檯，檯側置三圓形椅。殿上無人，惟聞樂聲及遠處喧笑聲。移時，笑語之聲漸近，韓國夫人濃妝艷抹，虢國夫人淡妝裝束，楊玉環着艷麗宮妝，攜手同自宮中出來。樂聲，漸低，漸止。

韓國（倚榻上，又指二人坐。）歇一會罷，真是累了！

虢國

大姐今晚纔得意呢！剛纔在清元小殿，奏皇上新製的凌波曲：皇上親自搥羯鼓，竇王吹玉笛，（指玉環）大妹妹彈琵琶，我吹笙，樂工馬先期奏方響，李龜年吹簫，葉，張野狐奏箏篋，賀懷智敲拍板，黃旛綽領導梨園子弟合奏；宮女永新，念奴唱歌；新豐纔獻進宮的女伶謝阿蠻跳舞；只有你一個人端坐欣賞。後來，曲終，皇上笑着說：「今晚皇宮的梨園子弟，專爲供奉韓國夫人，請發賞賜。」大姐也饒饒得很，笑着回答皇上：「豈有大唐天子的阿姨，沒有錢用的道理！」一賞就是三百

萬，真有你的！

韓國

我又不曾奏樂，又不曾唱歌，又不曾跳舞，你教我怎麼辦！

玉環

三姐也不錯！三郎常常稱讚你，不施脂粉，天然美麗。今晚當着衆人，又念當朝大詩人杜甫爲你作的宮詞：「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汚顏色，

淡掃娥眉朝至尊！」可見三姐也是名震朝野了！

虢國

你不要說我！當朝大詩人李白學士不是也爲你作了三首請平調嗎。像「雲想衣裳花想容」哟！「雲雨巫山枉斷腸」哟！「名花傾國兩相歡」哟！又富麗！又堂皇！又

風流！又瀟灑！不比那寒酸詩人杜甫作的詩，高明一萬倍！

韓國

好！好！真算得旗鼓相當！

玉環

快別提李白，若不是高力士提醒我，被他譏諷了還不知道：第二首的「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趙飛燕是什麼東西！也配比我！你們看李白缺不缺

德！

虢國

那麼杜甫這首詩，也不是恭維我了！

玉環

難說得很！提起詩人，我又記起來了。有一次，我偶然吹了宮王的玉笛，不知傳到那個缺德詩人的耳朵裏，便作了兩句詩：「梨花院落無人見，閒把宮王玉笛吹！」

這個也值得作詩，真是愛管閒事！

韓國 哎呀！不要談詩人罷！三妹，你給正春公主物色的駙馬，怎麼樣了！

競國 我看不如就對皇上說：許給國忠大哥的楊脂廷兒罷。

競國 （笑）那男家的介紹費，你就不好意思要了。

玉環 （詫）介紹費？

競國 你奇怪麼？這是皇上特定的規矩：凡是長安的王侯卿相，男婚女嫁，都請我同大姐

作月下老人。每次男女雙方各送一千貫錢，作為介紹費。起初倒覺得新鮮，現在也厭煩了！

玉環 好漂亮的差使！看不出兩位姐姐還管着長安皇親貴族的姻緣簿。

韓國 不過，總比不上大妹妹！皇上自從得了你，後宮枉有三千佳麗，恩寵全被你一個人

占盡了。（用手羞她）皇上爲了你，十年來也不會早朝呢！

玉環 （捻她一把）怎麼，大姐倒取笑起我來了。（正色而談）可是，侍候皇帝麼，隨時隨

地全有驚恐呢！真可謂連一顰一笑，也可以分出來恩怨的！你們恐怕還記得：不是

有兩次爲着一點小事，就將我攆出宮去了麼！

競國 俗語說：「打是恩情罵是愛」，你出宮一次，皇上的寵幸更增進一層。用一句愛情

的術語：那不過是「愛河裏小小的波瀾」罷了。

韓國 如此說來，大妹妹還勝如諸葛亮，只消兩擒兩縱，就將皇上的心，弄得服服帖

貼。

玉環

再要取笑，我就不同你們說了。（看得很透澈）要想擒着男人的心，真是談何容易！男人的心像細沙，風一起四下飛揚；並無一定方向。又好比早晨青草上的露珠，太陽一出來就乾了。男人的愛，全是空的，你在那裏去擒去縱！（弦外之音）尤其是皇帝的愛情，兩位姐姐還不明白？

韓國

（不在乎）這只怪聖人造的禮法不好，專門束縛女人，便宜男子！（解嘲地）趁我們還不算很老，快活一天是一天！笑罵由它笑罵去罷！（頓）只有武則天替女人爭了一口氣！

韓國

（煽動）本朝不許再有武則天第二麼！

玉環

那是「物極必反」的結果：像漢朝的呂后，本朝的武后，韋后，都是的。只有武則天才氣大，創過一番局面。不過二千多年以來，聖人的禮法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武則天也只好曇花一現，還落下萬代罵名。我的才氣不及她，性格更不像她，說不上爲女人爭氣了。好在自從第三次我入宮起，我看透了所謂皇家生活，我也明白自己的個性，能保住這一點恩寵始終不衰，我就心滿意足了。從前，我還有女子的本能——嫉妬，但有什麼用！女人越小氣，男人就越氣你。還是照三姐的說法，馬馬虎虎地享受花天錦地，醉生夢死的生活罷！（正色地）而且，我纔不那樣傻，我完

了，恐怕楊家也會完了！

虢國（衷心感動，執玉環手。）大妹妹，我代表楊家感謝你！

（楊國忠自宮門出，微有醉意。）

國忠三妹，你謝誰？

虢國楊家的榮華富貴，那裏來的？不應該謝大妹妹麼！

國忠（笑）該謝！該謝！大唐朝有的是出色當行的女子；武則天作皇帝；貴妃娘娘又是

龍冠六宮；四海之內，誰不羨慕！（問三人）你們聽說民間的歌謠沒有？

韓國什麼歌謠？

國忠是稱讚貴妃娘娘的。你們聽我唱：（學唱歌謠口吻）

「生女勿悲酸，

生男勿歡喜；

男不封侯女作妃，

君今看女作門楣！」

哈！哈！可見得天下父母的心，全是重女輕男了！貴妃娘娘也真爲楊家增加光采。

（笑）可是……可是……

虢國（調笑）可是你就未免成了裙帶官！

長恨歌

國忠（跑去打她，虢國笑躲至玉環後。）你……你：

玉環（阻）大哥，你就饒了她罷！

國忠（坐）待一會出宮去，同你算帳。

虢國（做一鬼臉，回身坐着。）怕你！

玉環（感喟）其實，楊家也太貴盛了！自從八妹秦國夫人死後，長安城中，你們三家，

再加上二哥楊鈺，三弟楊錡，總共五家，全是皇親國戚，貴顯無比！那一年上元節，廣甯公主在西市門（指國忠）同你的家奴爭路；那奴才不知輕重，揮鞭誤傷公主衣襟，駙馬程昌裔來扶公主，又被這奴才誤打了幾下。公主進宮來對皇上哭訴：後來僅僅將你的家奴，殺了完事；可是程駙馬呢，卻從此停了官，不許朝見。這樣的聲勢，還了得嗎！（簾規地）「日中必昃，月盈則虧。」大哥，我看你也該檢點檢點。

國忠

（不以爲然）自從李林甫死了，朝廷那一件事不靠我作主。我說安祿山必叛，皇上不信，現在如何！那賊叛了，又要我策畫用兵。（大言不慚）眼見不日叛賊平定，再造國家的功勞，舍我楊國忠其誰！

韓國

（讚揚）皇上真是信任國忠得很！

虢國

（笑他）說不定將來皇上還要禪讓天下呢！

國忠

（忘乎其形，搖頭擺腦。）舜禹不敢望，吾其爲周文王乎！

（內有步履聲。）

玉環（低喝）你醉了！

（李隆基一手扶念奴肩，款步而入。高力士，永新隨後。殿中四人均躬身迎接。）

隆基（作免禮的手勢）你們都在這裏。（至御座坐。向玉環，韓國，虢國三人）你們也陪朕坐。

（玉環，虢國分坐枱旁。韓國坐榻側。）

玉環 大姐說累了，剛陪她來不一會，

隆基（餘勇可賈）大姨，三姨，玉環，丞相，你們都累了嗎？真不中用！朕七十一歲了！

「人生七十古來稀，」聽見河北的捷報，好似年青了二十年！一高興，朕就傳旨，今夜宮內要通宵狂歡慶祝！唉！年青人真沒用！高力士，你累不累？

力士 臣見陛下高興，也忘了累！

虢國 陛下是天神下凡，自然不同；凡人可就不成！

韓國 凡人怎好同神仙比！

隆基 哈！哈！講得好！（端詳玉環，韓國，虢國三人。）古時形容女人說：「人老珠黃

不值錢！」你們看大姨，真是越老越俏！所謂「徐娘雖老，風韻猶存！」哈！哈！正堪移贈！正堪移贈！

是 恨 歌

韓國（嬌媚地一笑）陛下。

陸基

玉環呢，正是國色天香，沒有女人可以相比的！至於三姨，你好似一株海外的名花，個個風流，自成一派：淡雅之中有華貴，剛健之中有婀娜，杜甫說得真對，「淡掃蛾眉朝至尊！」可惜年青美麗的八姨死了！（向國忠）丞相，怎麼絕代尤物，同時都生長在你們楊家！

國忠

想是所謂聖代的禎祥罷！

陸基

（兩手分執玉環韓國）哈！哈！聖代禎祥！丞相，對極了！對極了！朕作了四十四年太平天子，（顧左右）享受人間樂福。朕同漢武帝一樣，願終老溫柔鄉中，於願足矣！（回到現實）美中不足的是有了安祿山之變，但聽丞相說，也快要平定了。（玄想）張果老，羅公遠都說朕百歲後要白日飛昇，朕已經命他們去修煉丹藥。將來九轉丹成，像淮南王似的。連雞犬也可以昇天。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

（月色已落，遠處隱隱有角聲，人聲。林鳥飛鳴。衆皆訝然。）

陸基

（釋二人手）宮外作什麼？

國忠

（看殿外）快要天明了，大約是龍武軍在操演。

力士

（疑）不對！永新，下殿去問衛士。

永新是。

（馬蹄聲由遠而近，突止。永新甫行至石級，內鐘鳴一下，衛士傳報。）

衛士（在內）章丞相到！

（章見素倉皇而入。永新隨後退回原位。）

見素（禮）臣章見素參見陛下！

陸基 章丞相快快起來，出了什麼事了？

見素（喘）諸無倫次！陛下哥舒翰全軍覆沒了！

國忠（驚）潼關怎樣？

見素（擺頭）潼關——難保！

陸基（鎮定）章丞相候說明白一點！

見素（神智漸復）請陛下恕臣失儀之罪。臣接到潼關哥舒老將軍的告急公文：果然中了

賊兵誘敵之計，八萬人完全潰散，只剩了百餘騎逃回關內

力士（急）陛下看起來，潼關守不住了！

陸基（愕然）潼關若失，長安——危險得很！

玉環 三郎，應當速發援兵！

國忠（禮）臣立刻出宮調兵增援。（欲退）

(內鐘聲大作，高力士急止國忠。)

力士 楊丞相，已經來不及了！

衛士 (在內) 陳將軍到！

(陳元禮急行上殿。)

國忠 (氣餒) 陳將軍，又有什麼軍情？

元禮 (逕至隆基前，禮。) 陛下潼關失守了！

隆基 (大驚而起，衆人均立。) 哥舒翰呢？

元禮 潼關逃回來的將校說：哥舒老將軍寡衆不敵，已被蕃將史校歸仁生擒去了！(加重)

賊兵已經準備進攻長安。楊丞相，我昨天下午怎麼說的！

國忠 (仍然強硬) 朝廷自有戡守之策。

力士 (點破) 兵呢？

見素 目前長安城內，只有陳將軍麾下三萬龍武軍！

隆基 (向元禮) 可以打仗嗎？

元禮 (搖頭) 太少了！也太遲了！龍武軍全是嬌生慣養的豪家子弟，他們打不來仗！

玉環 (小心翼翼) 依陳將軍的主見！

元禮 (橫她一眼) 問楊丞相罷！

國忠（忽然急出一計）陛下，賊兵既快要臨城；長安又無人馬；不如請陛下暫時巡幸蜀郡，召募天下勤王之師，再圖恢復。

蔭基（無可奈何）沒有兵，不能戰，也不能守！（想）蜀郡，也好！（向玉環苦笑）那是你的故鄉！

力士 陛下請即刻下詔。

蔭基 好！章丞相，即刻傳詔天下，說朕要御駕親征！衆人大愕。

見素 陛下要「御駕親征」？

蔭基 不過是詔書上的冠冕話。

見素（放心，禮。）臣拜旨。（退）

蔭基 高力士，吩咐宮內的妃嬪，公主，皇太子，皇子，皇孫，火速準備西巡。（嘆）時

間匆促得很，宮外的也顧不得了！

力士（禮）臣拜旨。（向永新）永新，同我一道去通知一下。

永新 是。（同力士退）

蔭基 陳將軍，召集龍武軍護駕。

元禮（禮）臣拜旨。（退）

國忠（禮）臣也要告退。

殿基 可以！大姨，三姨，八姨的家屬，也去通知一聲。
國忠 是。（退）

（內奏淒涼悲壯之樂曲，直至閉幕。樂聲低沉，以不妨礙劇中人對話爲原則。樂中又雜以鼓角聲，馬嘶聲。）

殿基 （憂形於色）朕真想不到！

玉環 三郎，請保重御體。

魏國 陛下，勝負兵家常事。

韓國 陛下不久就要回鑾的。

殿基 （搖頭）想不到！想不到！朕太難受了！

（內鼓角之聲大作，馬蹄聲雜沓。殿外突然火光沖霄，人聲哭喊。）

魏國

殿基

（驚）賊兵就進城了麼？

（望殿外）不像，恐怕是民間失火。（撫魏國，韓國肩又以手向玉環示意。）到殿角看看去！

（殿基，魏國，韓國同至殿角看火。）

玉環 （低語念奴）念奴，這又是一場夢！

念奴 貴妃娘娘，我怕得很！

王景（撫慰）放關張一點，來日還要大難呢！（亦倚念奴，徐行至殿角。）

大色將明，曙光欲浮，火更猛，哭喊聲更劇，馬蹄鼓角聲更近更亂，一衛士匆匆重階下跪。）

衛士陛下！城內人心皇皇，秩序大亂！陳將軍請御駕即刻出宮！

隆基點頭。又作手勢叫衛士起來。與衆人同至殿中，頓足，（長嘆。）想不到朕要作

——逃難的皇帝！

——

第二幕

君王掩面救不得，
迴看血淚相和流。

時間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隔第二幕二日）

地點

咸陽西路興平縣西三十五里的馬嵬驛。

人物

將 校 三人。護武軍的高級將領。均年三十歲左右。介冑，佩刀。

陳元禮

執戟衛士 二人。

李隆基 隔第二幕兩天，已顯出頗為衰老的神情。

楊玉環 稍露風露憔悴之態。

觀國夫人憂鬱憔悴。

高力士衰老。

永新憔悴不堪。

念奴恐懼，憔悴。

楊國忠滿面風塵。

郭從謹扶風父老，年約八十歲。矍鑠，步履輕健如六十許人。

亂兵數人。帶刀。

內監二人。

章見素衰老，風塵滿面。

布景

馬嵬驛。

館驛本身是一座古舊的廟宇，這裏爲佛殿。梁棟傾斜，牆壁脫落，承塵上面滿是塵網蛛絲。佛像金漆無光。佛臺，供桌，地上全是鴿翎蝠糞。左面有門，有長窗，窗外有廊，廊下爲空庭，通驛外。一株大梨樹綠陰陰的遮滿整個院子。從右門進去，是稍稍整潔的客寮。平時傾肅來往官員歇足；現在作了皇帝的行宮。

上午。

佛殿已粗枝大葉地掃除了一番，並橫七豎八置了一些棹椅。空庭裏龍武軍三三兩兩，走來走去。佩刀觸地，鏗然有聲。驛外亂轟轟的像蜂衙。有時一陣角聲，有時又有馬嘶。

幕啓時，陳元禮在佛殿沉重地來回的踱着。將校二人隨意箕踞坐着。有一個突然解下佩刀，擲在桌上，發出一聲巨響。

將甲：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元禮：（一驚止步）王德，你瘋了！（將刀扔給他，甲將仍掛上。）

將乙：他不是瘋，是餓得很。

元禮：誰不餓！皇上昨天起就未吃東西。我又何曾吃飽！

將甲：我不怕餓，我捨不得長安！

將乙：（笑）長安有他的心上人。

元禮：不要胡說！外邊還不預備動身。

將乙：從大前天到昨天，總共纔走了一百多里路。沿途不用說看不見辦差的，簡直連軍糧

也沒有！馬料也沒有！纔走得兩天，人就困了！馬就乏了！弟兄們誰個不想天憐

地。走——誰再願意走！

將甲：還說要到蜀郡，這樣走法，到鳳翔就會累死人！

將乙 聽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呢！陳將軍，皇上忍心要我們去送死？

元禮 （嘆氣）太倉皇了！太無準備了！（切齒低罵）都是奸臣楊國忠惹出來的！（大聲問

二人）軍心究竟如何？

將甲 亂得很，說不定要譚變。

將乙 一點也不聽號令，像喝醉了酒，到處亂闖。

元禮 （愕然）亂到了這樣程度嗎！

（外面人聲喧譁，一執戟衛士入，向元禮稟告。）

衛士 陳將軍，龍武軍全體將士的代表求見

將乙 （奇）全體將士的代表？

將甲 怪事就要來了！

元禮 （向外）進來！（威嚴態度嚴重，向衛士。）衛士，皇上他們會不會出來。

衛士 是。（退入右門內）

（兩將大踏步入，見元禮，稍氣喘，行禮。）

元禮 噢，是李龍。

將乙 （笑）原來是老李

元禮 你有什么事？

將丙（恭敬地）龍武軍全體將士，又疲乏，又飢餓，推舉末將來請示將軍作主。

將甲（高舉右手拇指）老李，真有種！

將乙 好！

元禮（喝）不許插嘴！皇上已經傳詔扶風、鳳翔兩郡太守，籌辦軍糧了。

將丙 將士們還要求發餉。

元禮 不行！皇上倉卒西遷，那裏來的錢！這一點可辦不到。到鳳翔或者可以設法；（大

擺其頭，）至少，也得到扶風。

將丙 將士們說：「不發餉就不走！」而且，末將恐怕——

元禮（先聲奪人）怎樣？你們想聚眾要挾嗎！

將丙（放大勇氣）他們要亂搶！

將甲 我的話如何？

元禮 好！（下了決心，以手擊桌。）你們都聽我說：（甲乙二將肅然起立。）龍武軍最

御前的禁衛，平時養尊處優，俸餉豐厚，皇上待你們可好？

二將 皇恩浩蕩。

元禮 那嗎，是我刻待了你們？

二將 將士們都敬佩將軍的威德。

元禮 我的號令他們還肯聽嗎？

將丙 將軍的命令，他們決不違抗。

元禮 如今天下擾亂，皇上蒙塵，完全是奸臣楊國忠平時納賄專權，剝削百姓；安祿山作

亂是他一手造成；潼關失守，是他的主謀；皇上出巡蜀郡，是他的建議；將士們這次辛辛苦苦的護駕，沒有糧，沒有餉，也是受他的連累；種種欺君誤國的地方，皇上在深宮毫不知道！就說這次倉皇出走，大內的金帛寶玉，一點也來不及搬動，皇上連飯也沒有吃。可是單說奸臣楊國忠的私產，就載了百多輛騾車。韓國夫人，韓國夫人，秦國夫人，楊鈺，楊錡的，又是好幾百輛，這不是括削的民脂民膏，是什麼！（悵聲）楊國忠這奸臣一天不殺，何以謝天下！

（三將拔刀出鞘。）

將甲

先宰楊國忠這狗奸臣！

將乙

我去殺韓國夫人，虢國夫人那兩個妖精！

（衛士匆匆出。）

衛士 陳將軍，皇上就要出來了！

元禮 知道了，同你的崗位去罷！（衛士行禮退）你們也快出去曉諭六軍，傳我的命令！

「不許喧譁；只准殺奸臣楊國忠二人，不可驚動聖駕。」
三將是。（同退）

隆基（在內）丞相那裏去了？到佛殿看看去。

（李隆基扶楊玉環肩出。虢國夫人、高力士、永新念奴後隨。）
元禮（禮）陛下。

隆基（坐）陳將軍，辛苦了！坐下罷。（向玉環、虢國、力士。）你們都坐罷。（苦笑）這裏比不得長安！

元禮謝陛下。（坐）

（衆人亦陸續就坐，惟永新、念奴侍立。）

隆基纔離開長安百多里，就感覺困頓得很。到蜀那邊還了得嗎！高力士你能夠耐勞麼？

「武將兵權太盛，恐有後患！」如今果應前言了。

力士那是臣一得之愚，不幸而言中了。陛下「亡羊補牢」，也還不晚。

隆基（自知之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玉環（岔開國事）大姐在那裏？

虢國她到大哥館驛去了。

隆基皇太子他們呢？

永新 都在館驛後面。

念奴 裏面的皇子，公主們都餓得很，皇孫們全餓得哭了。

陳基 （強作解語）平時嬌養慣了，讓他們磨煉磨煉也好！（向玉環、魏國。）玉環、三姨，你們怕也餓了？

魏國 我不餓，倒有點兒累。

玉環 三郎，你也有一天沒吃東西。

陳基 朕也不餓。不過，龍武軍沒有糧餉，倒是很嚴重的問題。

力士 興平縣地方太小了，三萬多人的糧秣，也真供應不起。

陳基 陳將軍，今天走不走？

元禮 人馬困乏得很，看起來——今天走不成了。（違心之論）不過，他們雖然飢疲不堪，倒也知道感激陛下平日待他們的好處，毫無怨言。

陳基 這就難得了。

（楊國忠提麥餅一筐，喜色滿面而入。）

陳基 陛下，這小地方什麼也買不出，只有幾個胡餅，陛下請試一試。

陳基 比不吃東西的好。（取餅分與玉環、魏國，自己也取一個，又讓衆人。）你們也吃。（嘗一嘗，笑。）還可以。

（除陸基、玉環、虢國、永新，念奴稍吃得斯文外；餘皆狼吞虎噬。執戟衛士進。）

衛士（禮）陛下，百姓們來獻麥飯，都在外面，不敢進來。

陸基 難得！難得！傳一個年老的進來問話。

衛士 是。（退）

（衆人繼續吃麥餅。衛士二人抬麥飯一大罐進，郭從謹隨入。）

從謹（禮）草莽小民郭從謹，叩見萬歲。

陸基（向永新）扶他起來。（向念奴）念奴這裏已經有胡餅了，將麥飯送到裏面去，給皇

子公主們吃。

念奴 是。

（念奴引二衛士抬籬入右門。衆人在陸基與從謹對話間，繼續大嚼。）

陸基 郭從謹，你是那裏人？多少歲數了？

從謹 小民是扶風人，今年八十歲了。

陸基 好高的壽！比朕還硬朗。朕纔七十一歲，比你老得多了。

從謹 小民是何等樣人，烏鴉怎能同鳳凰相比。

陸基 難爲你們忠心，來獻麥飯。

從謹 不過是略盡小民等一點心。萬歲也難得出巡。

陸基 朕不該信任安祿山，以致如此狼狽。百姓們恐怕要笑朕是無道昏君。

從謹 小民不敢這樣想。不過，安祿山包藏禍心，倒不只一天。去年有人到京師來上書陳奏安祿山的反狀；萬歲反將他殺了。從此就無人敢再說。萬歲，今日之禍，恕小民直言，都是不納忠言所致。

陸基 （赧然）這是朕不明白之處。

從謹 （越說越有勁）小民記得當初姚崇、宋璟當宰相的時候，直言敢諫，萬里民情，如在一堂。那時天下太平，年豐民樂。自從天寶以來，宰相李林甫用事，粉飾太平，蒙蔽聖聰，大臣以多言爲戒，長安城外的事，萬歲就一概不知了。（更興奮）小民等早知必有今日，只是九重深遠，區區此心，無由上達。萬歲若不是到馬嵬驛，恐怕小民到死也不能夠瞻仰天顏哩。

（國忠正吃完一個麥餅，欲起立斥責。元禮怒目止之。國忠復坐。二衛士抬空籬出。）

陸基 朕後悔得很！郭老人，謝謝百姓們獻的麥飯。（向衛士）送郭老人出去罷。

（從謹行禮隨二衛士退。）

國忠 這老傢伙的話真多！

玉環 他有些話，倒很切中時弊。

陸基 可惜朕明白得太晚了！

(內有軍士鼓噪。甲將入，向元禮用目示意。)

將甲 (禮) 陛下，吐蕃的使臣缺乏糧食，要求見楊丞相。

國忠 (禮) 臣去慰勞他們。(隨甲將退)

(國忠甫出門，外面軍士喧譁，刀劍之聲大作。並高呼：「楊國忠聯合吐蕃謀反！」「奸臣楊國忠謀反！」「殺死他！」「宰了他！」等等。除元禮外，衆人皆驚。)

玉環 (驚) 外面作什麼？

虢國 (倚近隆基) 陛下，可怕得很！

隆基 (驚聞) 陳將軍，出了什麼事？

元禮 (立) 想是餽兵鼓噪，臣出去彈壓。(退)

(軍士在外嘻笑高呼：「奸臣死了！」「殺得痛快！」「楊國忠也有今天！」「殺他的全家去！」等等。隆基、玉環、虢國、永新駭得擠在一處。)

隆基 高力士，你出去看看。

力士 (不敢不從) 是。(退)

(衆人默對。外面喧嚷及刀劍之聲甚亂。雜以陳元禮高呼：「王德」，「李福」，「不許亂來！」等等。甲乙丙三將率亂兵數人，露刃而入。)

隆基 (驚疑不定) 你們幹嗎？

將甲 陛下，楊國忠誤國，還想聯合吐蕃謀叛，末將等已將他殺了。

隆基 朕恕你們擅殺之罪，出去罷！

將乙（咄咄逼人）陛下，楊家姊妹，驕奢淫逸，迷亂君王，也不是好人！

（玉環，繞國大噉，躲至隆基身後。）

將丙 末將等請陛下割出恩愛，一同正法！

（繞國驚叫，隆基急以雙手翼蔽。）

隆基 什麼話！貴妃在朕左右，怎麼知道丞相謀反！

將甲（作勢欲進）請陛下恕末將等無禮！

隆基（色厲內荏）誰敢！你們要想行刺嗎！

（乙將用目示意亂兵，甲丙二將進前分禁隆基手。亂兵擁上捉玉環，繞國。乙將捉永新。永新握之以掌，乙將怒，揮刃。永新嚶然一聲，仆隆基座後。）

繞國 陛下……救命！……陛下……救命！……

玉環 三郎……救我！……三郎……救我！……

（二將釋隆基，丙將仍以刀擬之。隆基癡坐，面婦人色。）

將甲（至繞國前）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繞國夫人嗎！哈！哈！好一個淡妝美人！好一個風流

寡婦！（向乙丙二將）你們不營一營大唐天子阿娘的禁衛？（從亂兵手裏撿了過來，

欲吻之。）

虢國（竭力撐拒）畜生！……強盜！

（玉環亦極力在亂兵手中掙扎，衣、履、簪環、花鈿，零落滿地。）

玉環 三郎！……三郎！……

甲將抱起虢國，虢國哭喊不已。甲將以手掩其口。）

將甲 你們還不走！（抱虢國退）

將乙（猶笑，走近玉環。）這纔是大害天子的禁樹！（亦抱了起來，招呼衆人。）外邊去罷！

玉環（力竭聲嘶）三郎……三郎……

陸基（以袖掩面）請你們連朕一齊殺了罷！請你們連朕也殺了罷！

將乙

將丙 哈！哈！哈！哈！（同亂兵退）

陸基（戰巍巍立起來）玉環！玉環！（欲追，仆地。）

（墮場片刻）

（軍士繼續喧噪，高力士入，見狀，急扶陸基起，入座。）

力士 陛下受驚了！貴妃娘娘，虢國夫人呢？

隆基（悲哽地）全被亂軍搶走了！（大聲）朕爲什麼沒有死！朕這樣年紀，爲什麼還不死！

力士 陛下萬乘之軀，不要爲了婦人傷感！

隆基 朕難過得很！（頓）外邊情形怎樣？

力士 亂得很！楊丞相剛出去就被亂兵圍住殺了！陳將軍一點也彈壓不住。亂兵像醉人一樣，見了楊家的人就殺！見了楊家的財物就搶！楊丞相全家已經殺完了！連韓國夫人、韓國夫人、秦國夫人、楊銛、楊騎五家的眷屬，也殺完了搶完了！

隆基 唉！可憐！可憐！

力士 （幸災樂禍）楊丞相平時也太驕修了。

隆基 （沉痛地）高力士，貴妃有什麼罪過呢？

力士 貴妃是楊丞相的姊妹，肅武軍將士既殺了楊丞相，貴妃如果還在陛下左右，他們的心安嗎？再則，亂兵好像失了理性的人，對他們說不清。

隆基 總之，朕太失德了！（內喧聲又作）六軍怎麼還不解圍？

力士 臣進來的時候，看見陳將軍正在分頭撫慰。（擺頭）似乎還亂得很！

（陳元禮汗流滿面入。）

元禮 （禮）陛下恕臣紀律不嚴，死罪！死罪！

隆基 怪不得將軍，是朕誤用了楊國忠。（戀戀不忘）看見貴妃同韓國夫人沒有？

元禮 統國夫人也在館驛外被亂兵殺死了，只有貴妃娘娘的下落不明！

陸基 可憐朕堂堂天子，不能夠救兩個女人！

力士 死生有數，陛下春秋已高，不宜過於傷感了。

陸基 教朕如何排遣得開！（頓）陳將軍，亂兵歸了隊沒有？

元禮 臣的號令一點不生效力了，一部份已經潰散，一部分鬧着要餉；還有一部分——

陸基 （驚）要弑朕嗎？

元禮 這——諒他們還不敢。（爲難地）他們——不過——想要瞻仰貴妃娘娘的遺體。

力士 陳將軍，你開的什麼玩笑！剛纔不是說貴妃娘娘下落不明嗎？

元禮 所以，我爲難得很。亂兵們疑惑陛下隱藏了貴妃娘娘，還鬧着要進館驛來。

陸基 （痛定思痛）陳將軍，你可不要走！

元禮 （放棄責任）可是臣的號令已經不行！

力士 （忽注目陸基座後）陛下，那是誰？

陸基 那是永新。

（軍士喧聲大作，爭喊「打進去」！「殺進去」！等語。）

力士 陛下，目前倒有一個計策，不知陳將軍同不同意？

陸基 （急問）高力士，你有什麼計策？

元禮 高大將軍，只要可以安住亂兵的心，什麼事都好辦。

力士 陳將軍，貴妃娘娘的衣飾還遺落在這裏，我們將永新改扮起來，亂兵又沒有見過貴妃娘娘，諒也認不出來。

隆基（如釋重負）好得很！好得很！

元禮 快裝扮罷！

力士 你先去安慰亂兵一下。

（力士拾地上衣飾，花鈿，至永新側。元禮至左門，面向廊下。）

元禮（高聲）不許喧嘩，皇上已經賜貴妃娘娘自盡了！

幕內 我們不相信！

幕內 我們要看！

元禮（更大聲）不許鬧，待一會就會看得見的！

（元禮退回永新側，助力士穿戴衣飾畢。抬永新於供桌上，移至左門前。供桌半在門內，半在迴廊上。）

元禮（扶起永新的頭）看見沒有？貴妃娘娘已經自盡了！

幕內 萬歲！萬歲！萬歲！

（驛外步履錯雜聲，歡呼「萬歲」聲並作。二人復抬供桌返佛殿。又拾羅巾覆永新之

面。)

力士 他們相信了。

陸基 (恐怕發覺) 趁早安葬了罷。

元禮 是。(向右門內) 內監！內監！

(內監二人入。)

內監 (禮) 陛下。

陸基 陳將軍，你吩咐他們。

元禮 (指供桌) 將貴妃娘娘的遺體抬起來。(不放心) 隨我前去安葬。

(二內監抬供桌，元禮領路由左門退。)

(幕內人聲鼎沸，驟馬長嘶。)

陸基 (訝) 大軍還不肯解圍？

力士 (擔心事) 說不定還要鬧餉。

陸基 這就爲難了！(內顧) 館驛後面不知亂得怎樣？

力士 東宮太監李輔國很有膽略，後面也沒有貴妃娘娘的家屬，諒不要緊。

陸基 高力士你是說皇太子最寵幸的太監李輔國嗎？

力士 是的。

隆基 朕看李輔國外貌雖然恭順，心裏奸險得很！應該是驛皇太子留心，下處，又是一個李林甫！

力士 陛下慮的是。

（章見素風塵僕僕，悄然而入。）

隆基 （感慰）章丞相，朕幾乎見不着你了！

見素 （禮）恕臣隨駕來遲之罪。

力士 （扶見素坐）章丞相辛苦了，坐下歇歇。

隆基 長安情形如何？

見素 臣將詔書頒行後，御駕就離了長安。賊兵雖然還沒有進城，秩序已經紊亂得很。朝廷文武公卿聽說御駕親征，都不肯信；可是也無人願意走，看起來大半打算投降。

臣一路來遇見亂兵很多，又聽說楊大人家屬全遇了難，貴妃娘娘也賜自盡了，不知道真不真？

道真不真？

隆基 （含糊地）怎麼不真！朕幾乎也死在亂兵的手裏！

力士 （急搖手示意）章丞相，現在亂兵還不肯歸隊，鬧着要發餉，你有什麼高見？

見素 （想起來）臣忘記奏聞陛下。成都進貢春綵十餘萬匹，有兩千多人押運着。剛纔

驛的聲音，就是在館驛外面卸放綵緞。

陸基（大喜）真的麼？韋丞相，你說館驛外面有十多萬匹春絲？

見素 陛下，真的。

陸基 朕得救了！

（陳元禮入。）

元禮 陛下，貴妃娘娘就安葬在館驛外面，地名馬嵬坡。內監們還在那裏照料喀隆泥土。

（向見素）韋丞相也到了。辛苦！辛苦！

見素（拱手，點頭。）

陸基 有勞陳將軍了！（頓）亂軍不是說還要鬧餓麼！（聲勢一壯）陳將軍，召集龍武軍將

領，朕要親自諭話。

元禮 臣拜旨。（退）

陸基（向二人）隨朕來。（行至左門，扶力士肩，向門外立。）

（外面角聲大震，庭中足音雜沓。元禮旋於廊上躬身奏事。）

元禮 陛下，龍武軍將領到！

幕內 萬歲！

陸基（作手勢叫靜下來，悲嘆地。）龍武軍的將士們！朕老耄無能，任託非人，以致逆賊

安祿山倡亂，逼逐長安。朕老了，缺乏勇氣對敵，不得不遠避蜀郡。（自責）可惡國

爲走得太倉卒。糧糈軍餉全無準備，所以連累你們忍饑受餓，使朕的心實在不安！（感情地）到蜀郡去的路又遠又很難走，朕不忍再要你們跋涉了。你們要回家鄉去的就各自回去罷！朕只要同皇子，皇孫，中官，內監一路入蜀就夠了。他們會侍候朕的；不論蜀郡，有多遠，朕同他們每天慢慢的走去，早晚總有到達的日子。（泣數行下）朕今天同你們就算是訣別了！成都進貢來的有春綵十多萬匹，算是朕送你們的路費。陳將軍，阿頭，你照人數替他們分派分派。（元禮應聲。隆基拭淚，稍停。）你們倘若回去見到了父母，倘若見到了長安的父老，都請爲朕致意！請他們各人好好自愛，朕在一天，也記着他們一天！（泣不可仰。力士，見素，元禮亦泣。）

幕內 末將等不論生死，願從陛下！

幕內 不敢再有二心！

隆基 （收淚）好罷！去也好，留也好，全憑你們，朕不勉強。（頓）這十多萬匹春綵，就賞賜你們罷。

幕內 （歡呼）萬歲！萬歲！萬歲！

（隆基回原位。力士，見素，元禮同返。內歡呼「萬歲」之聲，良久不絕。漸遠，不聞。）

元禮（感動）陛下恩德兼施，臣不勝感愧！

隆基（心事重重）陳將軍，這裏離長安太近，恐怕賊兵追到，你去，整飭部屬，準備而行罷！

元禮是。（退）

見素陛下聖慮真是週詳。

隆基朕如今是驚弓之鳥了。（長嘆）這地方朕也太傷心！

（衛士捧黃緞裹的圓盒入，跪獻。）

衛士陛下，嶺南纔進貢來的荔支。

隆基（指桌）放在上面。

衛士是。（置盒於桌，退。）

隆基荔支，荔支，如今還有誰吃！反而教朕觀物思人了！高力士，拿到館驛外面，當着

天，爲朕祭一祭貴妃。

力士是。（捧圓盒退）

見素（拭淚）請陛下爲國家珍重。

隆基（徐徐起立）韋丞相，此去劍門，一路上鳥啼花落，水綠山青，都是傷心的寶物！

朕如何受得了！唉！朕如何忍受得了！

(舞臺漸暗)

(內鼓角聲，馬啼聲，號令聲，雜然並作。)

——幕——

吳

慎

歌

六
九

第四幕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

時間

唐肅宗乾元二年七月某日。（隔第三幕四年）

地點

西京興慶宮之偏殿。

人物

內 監 二人。

念 奴 憂鬱，憔悴，已將近四十歲。

李隆基 太上皇。鬚髮比第三幕更白。佝僂，頹唐。一個垂老的末路英雄。

歌 者（男女數人，不出場。）

謝阿蠻 新豐女伶，作女道士裝，年約三十歲。

臨邛道士 年約五十歲。江湖術士之流。

高力士 老邁，頹唐。

布景

興慶宮之偏殿，後爲長廊。一面由長廊通宮外，一面通寢宮。

秋夜。闌干外眉月橫斜，金風如翦，撲面生寒。有時流螢飛過，熠然有光。禁城譙樓上不時傳來報更漏的鐘鼓。殿內陳設頗簡，稍前有椅案各一。案上置書一匣及小絳紗燈。稍後置便榻一。通寢宮之門外，分燃巨型紅燭二。

幕啓時。內監二人分侍闌干畔。李隆基伏案觀書。片刻，念奴自寢宮進。

念奴 太上皇，夜色很深了，請御駕進宮安寢。

隆基 知道了。朕還要坐一會兒。

念奴 非是奴婢敢多嘴。如今是初秋天氣了，晚上涼得很，請太上皇保重御體。

隆基 (國愁家恨) 唉！朕已經七十五歲了，一個人孤零零的活着，還有什麼趣味！

念奴 太上皇又在思念貴妃娘娘了。

隆基 念奴，難道你不思念嗎？

念奴 奴婢還有不思念的道理。自從開元廿八年冬天到天寶十五年的夏天，差不多有十六個年頭，奴婢全在貴妃娘娘左右。貴妃娘娘也待得奴婢真好；她雖然入了皇宮，還

是像在太真宮一樣，總是叫奴婢「念奴妹妹」。還有永新……

可憐的永新！（頓）念奴，說下去！

念奴（黯然神傷）奴婢不敢！回頭又要引起太上皇的傷感。

念奴（過去的事，像一個美滿的夢。讓朕吟味一下當時的夢境也好。

（接下去）還有永新，貴妃娘娘叫她作「永新姐姐」。奴婢還記得潼關失守的消息

傳到皇宮的一個晚上，貴妃娘娘對奴婢說：「要放剛強一點，來日還要大難呢！」想不到只隔一天，就遇着馬嵬驛兵變。

念奴 唉！

幸而歷盡千辛萬苦，御駕又能夠回鑾了。

念奴 可是，朕一個人孤零零的究竟有什麼趣味呢！

人死不能復生，請太上皇不要過分思念了。

念奴（你）也相信貴妃娘娘死了？朕不是對你說過，貴妃娘娘沒有死嗎！

不過，四年以來，太上皇的心機也用盡了，還沒有一點影兒！

念奴（徐徐捲卷起立）念奴，等着瞧吧！

太上皇，是御駕安寢的時候了。

朕還沒有睡意，朕也睡不着。

念奴 回頭，高公公知道，奴婢吃罪不起。

陸基 （隱恨暴發）怎麼！你們也要學李輔國這個奴才，大夥兒來欺朕嗎？

念奴 （跪伏）請太上皇恕奴婢的死罪。

陸基 起來！不干你的事。

念奴 謝太上皇的恩典。

陸基 不過，念奴，朕可沒有法子不去追悔，不去想念。（神往當年）從前天寶繁華時代，朕有貴妃陪伴左右，每天緩歌漫舞，朕以爲可以終老溫柔鄉中。不想漁陽鼙鼓，倉皇出奔。馬嵬兵變，朕堂堂萬乘之君，不能救自己的妻子。好容易撫慰亂軍，跋涉蜀道。朕還記得那高插入雲的劍門羣山，那盤桓曲折的劍閣雲棧，一陣陣秋風，挾着散漫的黃沙，迎面吹來，旌旗失色，天日無光。聽到耳朵裏，蕭蕭瑟瑟地似雨似霧，如夢如愁！更有那行宮月色，夜雨鈴聲，教朕觸景生情，迴腸盪氣，無法排遣。回鑾重經馬嵬坡時，雖然明明知道埋的是永新，也不禁悲從中來。到南內，更感到物是人非：朕看見太液池的芙蓉，就想起貴妃的絕代容光；看見未央宮的楊柳，就思念貴妃的嫣然風致。唉！春來，秋去；花開，花落，如今又到了這秋雨秋風的時節了！這興慶宮也比不上從前了，到處是衰草叢生，落葉滿地，念奴，在這種全是傷心懷舊的境地，要教朕不傷感，如何可能！

念奴 太上皇，真的，這不像當年的興慶宮了！

陸基（微吟）「庭前琪樹已堪攀，塞上征人殊未還！」（浩歎）江山如故，（淚下）朕也算得化鶴歸來的了！令威了！

念奴 奴婢死罪！奴婢不該引起太上皇的傷感！

陸基 總之，這一切朕太想不到了。念奴，你還記得從馬嵬驛出發的情況麼？

念奴 奴婢記得。御駕剛要離開馬嵬驛，有許多父老攔着皇太子的馬頭。他們說：「皇上，皇太子都到蜀郡去了，倘若賊兵燒絕棧道，中原天下更非大唐所有了！」那時候，太上皇嘆了一口氣，還說了一句，「天意有歸。」於是分了一半人馬，在馬前下詔命皇太子留守討賊。御駕到了成都，便聽說皇太子已在靈武即位，（不願多說）太上皇，過去的事，依奴婢看來，不用提了。

陸基 那時候文武大臣以爲朕老了，不中用了，所以，纔有這種攀龍附鳳的舉動。

念奴 但是太上皇的地位，只有更崇高，更尊嚴，也更得人心擁戴。每天經過興慶宮的百姓們，不是一個個熱烈的遙望着宮闕高呼「萬歲」嗎？

陸基

（漸憤慨）有什麼用！這不過增加李輔國的猜忌罷了！朕早知道李輔國的奸險，告訴過皇帝要留神。可是皇帝偏偏信任他。現在好了，連皇帝也被這奴才挾制住了。念奴，一年以來，皇帝信李輔國的謊言，不來朝朕一次，這不是喪心病狂嗎！朕還

聽說朝廷的詔書都要經過這個奴才的押署，纔准頒行，簡直成了太阿倒持！想不到朕享了四十年的英名，如今變成了被幽囚的太上皇帝。

念奴 請太上皇不要過分責備皇上，都是張皇后……

陳基 不錯，還有張皇后，她同李輔國狼狽爲奸，把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上。（烈士暮年，

壯心未已。）太宗皇帝辛苦百戰的基業，朕不忍見它敗亡下去！朕一定要設法匡救！

念奴 （小心謹慎）請太上皇留神，奴婢聽說李輔國時派人到西京來偵查宮內的消息呢！

陳基 真應了隋煬帝說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兩句話。念奴，朕老了，力不從心，

匡救！匡救！朕也不過說說罷了！（倚念奴徐步至闌干前）

（秋風瑟瑟，流螢明滅。遠處樂聲暗奏，幕內有男女歌者數人歌唱。）

念奴 太上皇，請聽！這般時候宮外還有人唱歌。

陳基 樂調也熟得很！好像是涼州曲。

（歌聲清晰地傳奏。）

歌聲（明快）

女音獨唱：紫塞平靜了邊氣，

長恨歌

黎民歡騰着昇平。

漢天子的恩威四海照臨，
好江山花團錦簇太平春。

合

唱：繁華如幻夢。

往事已成塵！

白髮舊宮人

閒話當年景。（接奏柔和的過板）

隆基（驚喜）念奴，果然唱的是涼州序曲！

念奴 太上皇，不過詞句全改變了。

隆基（點頭）說不定還是梨園的舊人呢。（向內監）內監，出宮去看看誰在唱歌。

二監 遵聖旨。（同退，旋聞馬蹄聲自近而遠。）

歌聲（輕鬆）

女音獨唱：華清水暖凝脂滑，

選作昭陽第一花。

金屋裝成嬌侍夜，

玉樓晏罷醉流霞；

合

唱

承恩侍宴無閒暇，
六宮粉黛不足誇！
芙蓉帳暖春宵短，
從此儀鸞罷早衙。

生男女勿悲酸，
生男勿喜歡。

天下父母心，

重女不重男！（接奏沉酣的過板）

（高亢，突變而為哀婉。）

女盾獨唱：

驀地裏亂轟轟的漁陽鼙鼓，
驚破了靜沉沉的霓裳妙舞。

關隴雖千萬騎延秋西路，

哭啼啼一個個呼兒覓女，

惡狠狠的六軍喧嘩掠擄，

嬌滴滴的娥眉宛轉驚呼，

可憐那堂堂的天子不能作主，

是

個

歌

剩一幅悽悽慘慘美人絕命圖！

合

唱：翠鈿玉搔頭，

委地無人收；

君情與妾意，

各自東西流！（樂聲歌聲戛然而止）

離基 奇怪！唱的全是朕與貴妃的故事。

念奴 太上皇，恐怕真是舊日宮中的姊妹們。

離基 詞句很沉痛，音節也合拍，民間的歌伶，決唱不出來。可是，到底是誰呢？

念奴 等內監回宮來就知道了。

離基 可惜沒有唱完！

念奴 底下應該有一段尾聲。

離基 而且是一段很悲慘很哀痛的尾聲。念奴，朕剛纔聽他們唱，彷彿又回到了當年馬嵬

驛驚心動魄的場面當中。（隱隱有馬蹄聲）是不是內監回來了！

念奴 （行至關干側）是的，太上皇。內監回來了。還有一個道士裝束的女人。（躊躇

止）

離基 （詫）一個女人？是誰？她是誰？

念奴 奴婢認不清楚。太上皇，他們上殿來了。

謝阿蠻入，與二內監同至臨基前跪。）

二監 太上皇，唱歌的人來了。她是從前新豐的歌伶謝阿蠻。

念奴 （趨前審視）阿蠻妹妹，是你！

阿蠻 （禮）太上皇萬歲！

臨基 （驚喜）阿蠻，想不到是你！

阿蠻 太上皇，是奴婢。

臨基 起來吧。

阿蠻 謝太上皇。（同二內監立，二監旋退出殿外。）

念奴 （執阿蠻手）妹妹，怎麼你作起女道士來了？

阿蠻 有什麼辦法呢！在亂兵之後，這是宮嬪和良家婦女的末路。

臨基 先不談這個！自從梨園子弟散了，朕四年以來，興致索然。今晚聽唱涼州，有說不

出來的感觸。阿蠻，還有一段尾聲，先唱來朕聽一聽。

阿蠻 遵聖旨。（幕後樂聲幽然伴奏）

唱：（悽咽）

最可嘆半壁山河淪陷了，

是

恨

歌

莽神州處處腥臊。

洛陽的銅駝泣荒郊；

長安的新貴換紫袍；

尊貴的王孫流落成餓殍；

婦女們那裏顧得貞操，

受了污辱，還要強顏歡笑；

活畫出豺狼面貌，

括盡了民脂民膏。

鐵蹄下哀叫！

刀俎上悲號！

把一筆筆的血債記牢，

囑附子孫們不要忘記將仇報！

鮮紅的血痕淡了！

往事兒，供憑弔，

聽當日舊宮人含淚說天寶！

（幕內樂聲止。阿蠻唱時，聲淚俱下。念奴亦潸然拭淚。）

隆基（顫頭咨嗟）唉！哭罷！哭罷！假如是眼淚可以減少你們的悲哀，

念奴

（拭淚，禮）請太上皇恕罪！

阿蠻

隆基朕不怪你們，這歌辭也太悲涼了。阿蠻，是什麼人作的？

阿蠻是李龜年李供奉，

隆基李龜年在這裏？

阿蠻李供奉去年秋天就到江南去了。

隆基連李龜年也不肯回宮來了！讓朕來算一算：雷海青在凝碧池行刺安祿山不成，被賊

人殺害了；張野狐黃旛綽在成都不肯回來；還有馬先期賀懷智呢？

阿蠻賀懷智兩年前在長安病死了，馬先期當了道士。

隆基（慨嘆）真算得風流雲散了！

念奴阿蠻妹妹，你一直沒有離開長安麼？

阿蠻沒有。

念奴那麼，亂後的長安情形，你知道得最清楚了。

隆基阿蠻，說來給朕聽聽。

是 愜 歌

阿蠻

長安的離亂情形，同李供奉涼州曲裏描寫的差不多。賊將孫孝哲最先進城，放縱賊兵，奸淫擄掠。皇家的妃嬪，公主，皇子，皇孫，被殺的便有百來個。女人肯委曲從賊的，還可以苟全性命；男人就只好該死。逃脫了的王孫公子，平日嬌養慣了，此時無人侍奉，又凍又餓，束手無策，只有立在路旁啼哭。問他姓什麼？叫什麼？也不敢說；但求有人收留，作奴隸也願意。不過，皇家子孫的氣概，究竟與平常百姓不同。他們縱然風塵落魄，也還有人認識，誰還敢周濟他們呢。

阿蠻

朕願他們此後生生世世不再生長在帝王的家裏。阿蠻，其他王侯卿相的情形如何？有一種人是全無心肝，貪圖富貴，寧肯作民族的大罪人。可是要碰上那種人不高興，還不是任意侮辱，毫無保障。有一種人是消極的退隱，他們既不隨駕西行，也不投降；受禍最慘的也是他們。賊兵查了出來，落得人財兩空。奴婢親眼瞧見有很多鐘鳴鼎食的簪纓世族，很多裂土封爵的皇親國戚，家破了，人亡了！亂世的官有什麼用！可憐有許多屍骨都還沒人收葬哩！

阿蠻

安祿山進了長安，秩序是不是稍稍好一點？只有更壞。安祿山進京以後，聽說大內庫物，被民間盜取很多，於是下令大索三日，連民間的私蓄也被搜括光了。那賊還不足意，又責成地方官限期追比，弄到民不聊生，都想再作大唐的百姓。京師和畿輔豪傑，又暗中起義，響應官兵。長安百

姓有時一夕數驚，說是大兵到了。賊人看見北方起了烟塵，也風聲鶴唳，自相驚擾；平時更不敢出延秋門一步。安祿山勢力所及；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只有京城以內，還是狐鬼橫行的世界。人民趁着機會，逃出不少；奴婢也在此時逃到西京來了。

陳基

（太息）不經過異族蹂躪，誰也不會知道自己的國家是可愛的！

念奴

可是，阿蠻妹妹，你還沒有提到你為什麼作了女道士。

阿蠻

念奴姐姐，你不明白。在這種兵荒馬亂的年頭兒，女人若是受了委曲；有的因為名節關係，自己沒有面目回家；有的家族顧體面，不肯原諒她們；有的是男人得新忘舊，有的是本身色衰愛弛；長安城的皇親貴族，良家婦女，受賊人糟蹋的不知道有多少，她們全是有苦難訴，有家難歸！幸而還有這一條路可走，所以只好隱姓埋名過着女道士生活。（低聲進前）太上皇，奴婢還聽說貴妃娘娘……

陳基

（急問）阿蠻，你知道貴妃娘娘的消息？她怎麼樣了？

阿蠻

奴婢只是聽說，有人在某個寺觀，看見一位名叫玉妃院主的女道士，很像是貴妃娘娘。

陳基

玉妃院主！阿蠻是哪一個寺院？在什麼地方？

阿蠻

（閃爍其詞）奴婢是聽院裏的姊妹談起，院裏姊妹又是聽一個蜀郡的方士談起。可惜她沒有仔細的問，等到奴婢知道，那位方士又不知雲遊到那裏去了！

念奴 這樣說，貴妃娘娘果然還在人間了！

琵琶 可是茫茫人海，又教朕到那裏去尋呢！

念奴 阿蠻妹妹既然從方士口裏得來的消息。太上皇不久以前又派了臨邛道士前去尋訪。

阿蠻 他們都是蜀郡人，也許彼此相識；要是偶然碰在一處，不是很可能知道嗎？

阿蠻 臨邛道士，他是不是又叫鴻都客？

琵琶 不錯！阿蠻，你也認識他？

阿蠻 奴婢認識。（心裏有數）請太上皇放心，他一定可以知道貴妃娘娘的消息！

琵琶 但願得如此就好了。阿蠻，朕今宵聽你唱涼州曲，又知道了貴妃一點消息，朕有說

不出的高興。

念奴 （望望天空）太上皇，北斗星快要沉下去了。一會兒霜露就會下降，請御駕回寢宮去罷。

阿蠻 太上皇，時候不早，奴婢也要告退出宮去了。

琵琶 阿蠻，不要走，宮裏有的是觀宇。（頓）朕也不想睡。尤其是在寂寞淒涼的秋夜，

你們想：寢宮裏面，朕一個人孤燈獨對。天上，但見流星明滅；殿前，惟有螢火紛

飛；所聽到的只有禁城譁樓一聲聲的鐘鼓，階砌啾啾唧唧的秋蟲；往往一直看到鴛

鴦瓦上，佈滿了銀色的霜華；龍床上的翡翠衾似乎也欺負朕。終夜冷冷清清的，朕

最怕受這種輾轉反側的滋味，再說，朕今晚太高興了，也一定睡不着，

念奴
阿蠻 可是太上皇的御駕也應該珍重。

隆基 (不答，舉首遙望，自語地。) 唉，四年了，整整的四年了！玉環！你如果不在人間，怎麼連一個夢也沒有？如今朕纔明白了。阿！你本來沒有死。朕錯怪你了！可是，你究竟在那兒？你究竟在那兒呢？

(正在此時，一內監引臨邛道士入，同至隆基前行禮。)

內監 太上皇，鴻都長老求見。

道士 小臣參見太上皇。

隆基 (矍然) 鴻都客，你回來啦！巧極了！巧極了！你先不要開口，朕看你笑容滿面，一定帶來了好消息！

一定帶來了好消息！

道士 太上皇猜着了！(目視左右) 阿蠻，怎麼——(詫) 你也在宮裏？

阿蠻 我……

你們彼此認識，好極了！鴻都客，說罷！

道士 (遲疑) 不過……

隆基 (向內監) 出去！

內監 是！(退)

陸基 鴻都客，現在沒有旁人了！

道士 小臣幸不辱命，探訪到貴妃娘娘的消息。

陸基 是不是作了女道士？

道士 （一驚）太上皇怎麼知道？（急改口）貴妃娘娘不是作女道士，是作了神仙！

念奴 神仙！

阿蠻 神仙？

陸基 （不信）貴妃作了神仙！鴻都客，你這是什麼意思？

道士 （急以目光向阿蠻示意）小臣不敢欺騙太上皇，貴妃娘娘實實在在羽化登仙了！

陸基 （頹然坐下）好，你說！你說！

道士 （神乎其說）小臣自幼在峨嵋山學道，曾受異人傳授，能聚神鍊氣，感召魂魄。可

是這一次完全沒有效果

陸基 本來貴妃就沒死嗎！

道士 （欲擒故縱）那是小臣一時糊塗了。貴妃娘娘是何等根基，屍解以後，不爲天仙，

也是地祇；小臣的法力有限，焉能感召。於是又排空馭氣，上窮碧落，下迄黃泉，

可是升天入地，仍然沒有消息。

陸基 （不耐）哼！

道士

小臣忽然聽說在海外虛無縹緲的所在，有一座蓬萊仙山，仙子們常常在此聚會。其中有一位名叫太真的仙子，很像是貴妃娘娘。小臣設法尋到那個地方。但見四圍環着弱水，水面罩着五色繽紛的綵霧。在那雲水光中，隱隱現露金碧輝煌的樓閣。小臣一直走進宮闕西廂玉扉之內，請當值的仙女通報，求見太真仙子。等了好一會功夫，聽見環珮鏗鏘，從堂上走下一位金冠紫衣的仙子，雲髻鬆鬆的似乎剛剛睡了起來。仙風吹着衣袂，好似霓裳羽衣的舞姿；寂寞的玉容上還留着晶瑩的珠淚，好似一枝帶雨的梨花……

道士

（更不耐聽）鴻都客，你只說究竟是不是貴妃，別的不用費話。請太上皇恕罪。小臣太高興了，所以就忘乎其形啦！這位仙子不但是貴妃娘娘；而且還預知小臣的來意。首先教小臣向太上皇轉致謝意。還說自從辭別御駕，天上人間，音容渺茫。但是在那蓬萊山上。宮中祇有悠長的歲月；海外只有迷茫的塵霧；貴妃娘娘雖然追念昭陽殿裏的恩愛，卻沒有再看見長安的緣分！所以……所以……（向袖中摸索）

道士

（半疑半信）所以！所以什麼？所以貴妃娘娘只好教小臣轉呈太上皇兩件信物，略表舊日深情。（從袖中取出半股金釵，半邊銅盒雙手敬獻）

念奴

（進前細視）金釵！鈿盒！太上皇，這不是貴妃娘娘平日帶在身旁的物件嗎？

（接過手來，冷笑。）鴻都客，你這篇鬼話編排得真不錯。換了別人，也許真要被你騙過去了。可是，朕記得很清楚：貴妃被亂兵搶走時，曾經宛轉掙扎，衣履花鈿，失落遍地。朕從成都回鑾，還聽說馬嵬坡有一個民間老婦，拾着了一隻錦襪，認為奇貨可居，要收一百錢纔讓人看。（立）你這金釵鈿盒，安知不是在當時失落民間的！鴻都客，你想騙朕！你是不是想學漢朝的新垣平？

道士

（禮）小臣不敢！貴妃娘娘也怕太上皇不相信，臨行時又告訴小臣一件宮庭祕事：那是天寶十年，御駕避暑驪宮，七月七夕，太上皇同貴妃娘娘在長生殿納涼。內監，侍衛，盡在廊下侍候。太上皇指着牛郎織女雙星起誓，願與貴妃娘娘，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生生世世，永為夫婦。這件事，外人一概不知；難道說也是小臣造謠不成！

陸基

奇怪！這件事只有朕和貴妃知道！（改顏）鴻都客，朕錯怪你了！貴妃還說什麼沒有？

道士

貴妃娘娘還說：「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說完這兩句話，就揮手教小臣出來了！

陸基

（無限感觸）不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斜月將沉，倚念奴

步向闌干，仰天浩嘆。玉環，今生今世，朕和你已無有見面的緣分了！來世呢，（搖頭）太渺茫了！恐怕也只有綿綿的長恨吧！

念奴

貴妃娘娘成了神仙，太上皇還不高興麼？

隆基

人間，天上，相見無緣，念奴，教朕從那裏高興得起來！

阿蠻

（窺破玄虛，突向臨邛道士低聲詰問）。鴻都客，貴妃娘娘明明在西京玉妃院作了院主，你平空造出這篇鬼話，是什麼意思？

道士

（低聲的笑）傻鴛鴦，你那裏知道！這個消息太駭人聽聞了！而且，就是（指太上皇）他願意重收覆水，官家也會反對的！還是讓太上皇糊裏糊塗的斷絕了這個念頭的才好！

（馬蹄聲急馳而至，衆人驚視）

念奴

太上皇，高公公進宮來了！

隆基

這樣晚，他還進宮來作什麼？

（高力士急入。）

力士

（禮）老臣參見太上皇。

隆基

高力士，是不是得了什麼不好的消息？

力士

老臣得到陳元禮將軍從長安來的密信：李輔國和張皇后懼怕太上皇復辟，他們奏准

了皇上，要請太上皇遷到西內去！

臨基 西內？西內不是一座冷宮嗎！

念奴（急）高公公，難道你和陳將軍就肯袖手旁觀不成？

力士 念奴，朝廷權柄操在奸賊手裏，陳將軍和我有什麼力量。何況我們全得了處分了！

臨基 甚麼？你們也得了處分？

力士 是的。陳將軍是「勒令致仕」！老臣是「流放巫州」！

臨基（切齒）李輔國這逆賊，欺朕太甚了！

念奴（急）高公公，朝廷旨意不知何時可到？

力士 最早便是今天晚上，最遲不出明天清早。信上說，李輔國帶着三千禁衛軍已經從長

安星夜出發了！

道士 啊！

念阿 那——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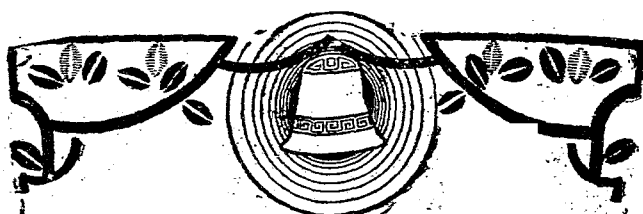
臨基 好！朕不能保全妻子，還要受家奴挾制。（大聲）王環，你說得真對！「天長地久

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朕的家，國，真算得遺憾無窮了！

（遠處角聲大作，隱聞萬馬奔馳之聲。衆人相顧駭然。）

（舞臺頓暗）

——幕——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初版

長恨歌

全一册 正中紙本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張道藩
編著者	趙循伯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校整：勁崇

(1958)

475022



本書用本局自造
之正中紙印刷

\$1.50